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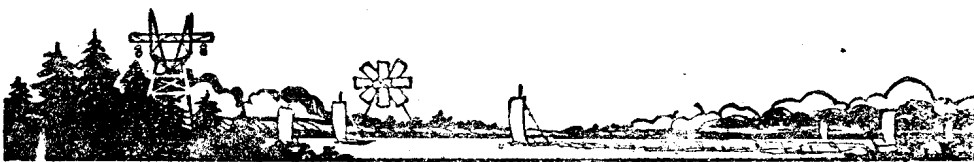


华阳河畔

——望江县华阳人民公社史

华 阳 河 畔

——望江县华阳人民公社史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61年·合肥

华 阳 河 畔
——望江县华阳人民公社史
华阳人民公社史编写小组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

安徽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2号
安徽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 $\frac{9}{8}$ 字数 110 千

1961年7月第1版

1961年7月合肥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册

目 录

华阳今昔.....	1
怒打美国兵.....	8
血战官洲村.....	14
回民英雄.....	25
牌楼村翻身記.....	31
老鮑試种記.....	37
家乡新志.....	41
六英小組.....	50
石家德忘本回头.....	56
拖拉机来了.....	60
古塔新村的十年.....	64
旭日东升.....	79
战斗在大別山上.....	83
白銀之乡.....	90
白手办厂.....	99
工具革新之花.....	103
两面紅旗.....	107
金盆湖驟变.....	112

锦騰的华阳河畔.....	120
欢歌笑語庆丰收.....	124
蓮花洲上蓮花开.....	127
送瘟神.....	131
兴旺图.....	135
魚滿池塘.....	142
万户同餐乐融融.....	145
滿園花朵向阳开.....	150
自力更生发展农业机械化.....	154
編后記.....	166

华 阳 今 昔

自安庆搭上去九江的江輪，沿着寬闊的長江向西南溯水而上；這時太陽沒有出來，東方山后顯出魚肚白色，過了一會，山峰映紅了，最初的几道曙光把萬里長江映照得象條白練，江輪猶如在一条華麗閃耀的玉帶上滑行；又過了一會，火樣的圓輪從藍天和黃水之間涌出來，通紅的光焰照徹江面和大地。這時，你迎着朝霞，向前凭欄眺望，透過飄泛在江面上的烟霧，便可以清晰地望見了華陽人民公社的土地。最初收入眼帘的，是那巍峨的沿江大堤，朝陽給它打扮得金光閃閃，挺立在蓬勃的朝氣中。堤外是水波浩淼、浪濤汹涌的長江，堤內是一馬平川的良田千畝。堤上樹木蔥郁，桃柳相間，扶疏密甃，一派茂盛景象。在高陡的堤坡上，人們也種植了瓜菜。這裡开辟成萬瓜坡、萬斤菜園，挺拔的向日葵與蔓延開的南瓜藤布滿了坡地，茁壯肥實的瓜果代替了昔日的雜草蘆葦。在堤岸與江水之間一片狹長的新洲地上，人們筑圩排水，砍蘆鋤草，呈出零星土地，種植庄稼。勤勞的華陽人民，在黨的領導下，掀起了向每一寸荒地要糧的口號，向荒地生洲進軍的鋤聲震蕩了長江之水。你再向近處看，沿江一帶，一座座新搭的小漁棚迎着長江而立，櫛比鱗次，漁民們還在江中打撈白金。棚里漁火未熄，閃閃點點，與滾滾江水相映照。在晨曦

里，漁民駕着漁船，撒網啟簪，在朝陽底下灿灿閃光的薄網和跃空閃光的魚兒，刺射得你不得不眯起眼睛。……這便是你在前進的輪船上看到的華陽人民公社。

當你還為美麗的景色贊嘆不止的時候，江輪也滿載紅霞，駛入岱江，在華陽鎮靠岸了。站在江堤上，舉目四望，視野無比遼闊，心境異常開朗。左邊是遠水與藍天相接，右面是碧綠的莊稼，伸至無止的盡頭，男男女女在田地上緊張地勞動着，女社員的花頭巾給平野增添了一層鮮艷的色彩。這時，你不禁為這勞動豐收的圖景所吸引，而更將為腳下的長堤和這堤的創造者所感動！

走下堤來，行不過半里，一座高樓迎面矗立，這便是華陽人民公社的中心——社管委會。在它的四周，新建了郵電所、廠房、醫院、劇院和旅舍、商店……從這裡有一條平坦寬闊的公路——望（江）華（陽）公路直通望江縣城。公路兩旁高大的白楊和楊柳，茂密成蔭，透過繁葉密枝，你看到了比江堤更為誘人的原野。

華陽人民公社成立於一九五八年九月，由華陽鎮和楊灣、白沙、雷港、蓮洲、華陽五個鄉的三十七個高級農業合作社合併而成。全社耕地面積達十四萬六千餘畝，人口五萬餘，土質肥沃，以盛產棉花和其他多種經濟作物而著稱，是個魚肥棉白稻花香的富饒秀麗之鄉。它位於望江縣的南部，地當皖、鄂、贛三省水路要樞。滾滾長江環抱東南，隔江與本省的東至縣、江西的彭澤縣相峙，西北隔華陽河、縣步河、后溪河、武昌湖，與縣內地處丘陵的城關、涼泉、涵口三個人民公社相望，北端與本省的懷寧縣相毗連。全公社呈月牙形，沿江長一百二十華里，橫僅十五里。百里

长堤巍峨环沿而立，阻拦洪水，确保丰收。除长江外，社内河渠纵横，湖沼棋布，故有水乡泽国之称。

有谁知道，这新村密布、庄稼遍野的土地，在公元四百年左右，还是江水浩荡的汪洋呢？随着月盈月亏，潮涨水落，土地一寸寸地新长出来，天长地久，江湖分隔，形成了这块富庶的洲地。据史载：直到明朝初年，外地移民才逐渐增多，沿江一带出现星散的居民点。至清末，洲上才有较大的村庄三十余座，约五千人。他们靠江吃水，捕鱼为业，并垦出小块荒地，种些芝麻菜豆，过着清贫的生活。

后来，华阳镇建立水路码头，移民日增，据解放初期统计，已骤增至四万人左右。移民来自四面八方，本省长江南北四十余县，远自江西、湖北、江苏、四川等省都有人来，因此华阳也有“九省六十三县”之称。随着外地移民迁来，各种生产习惯与生产经验也在华阳推广。一九二〇年前后，来自廬江的移民在陶湾滩开始栽种水稻，洲地多为沙质土壤，渐渐地，棉花、花生等经济作物又成为华阳的主要生产内容。

水，带给华阳富饶的土地和肥美的鲜鱼。但是，解放前，无法控制的洪水不知冲走了多少财产，淹没了多少良田庄稼，多少人流离失所，鬻儿卖女，逃往他乡。人们悲痛地唱道：“华阳华阳，面对长江，大水一来，淹得净光，携儿带女，靠人门框，爹爹奶奶，耐吃米汤，恶狗一咬，泼得净光……”

人们曾与历次洪水奋勇搏斗过，但是没有组织起来的农民又怎能抵挡汹涌的江潮？人们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而历来的反动统治阶级从来不过问人民的生死存亡。清乾隆三十二年，

湖广总督在人民要求下奏請清廷，从黄梅鼇家口至望江吉水构筑堤防水，而腐败昏庸的朝廷批道：“今欲修堤百里与江爭地，当水发之时，上游不更激而涨溢乎？江水势大，非一浅堤所能抵捍，不如順其自然之为得也。”这真是一段极好的自白，反动統治者把自己那副剝削統治不过問民生的嘴脸勾划得多么深刻！

在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洪水如猛兽，貪官如豺狼。他們割据一方，相互排挤傾軋，假借各种名目搜括民脂民膏，口称修圩筑堤，实飽私囊。年复一年，原有低矮的江堤更破烂不堪，江潮一涨，即溢漫潰崩。一年年悲惨的水灾，使农民对土地都失去信心，他們說：“磨刀割麦飽一餐，刀把一丢就耐飯。”可是，在那黑暗的社会里，你又能逃到哪里躲过反动統治者的魔掌？一朝又一代，換湯不換药，大水也年年浩劫华阳。据有資料可查的一九三一年至解放前的十八年中，較大的水灾就有五次之多，至于小規模的破圩缺口，是年年不断。

人們过着痛苦呻吟、朝不保夕的生活。但是反动統治階級却置若罔聞，并且用加重的苛捐杂稅对人民进行剝削，名目繁多，不下数十种。今天是国民党，明天是“皇軍”，后天又是伪軍。华阳鎮更是罪惡的場所，富商豪紳、地痞流氓麇集于此。烟館、賭場、妓院布滿了这小小的集鎮。当时，洲上蘆葦丛生，便利土匪出沒，流窜华阳一带著名的土匪头子就有“五虎二龙十三妖”之称，他們与反动政府狼狽为奸，到处杀人綁票，打劫商船，扰得鷄犬不宁，民不聊生。

在漫长的黑暗岁月里，华阳人民也曾进行过英勇的反抗斗争。直到一九四九年，华阳解放以后，华阳人民才真正做了时代

的主人。在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封建统治这座大山，进行了土地改革，接着又镇压了那批吸血鬼、地头蛇。政治上的彻底翻身，带来经济的大发展。勤劳的华阳人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终日辛勤的耕耘，迅速地改变了以往穷困的面貌。党，就象灯塔，引导着农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真是一步一层楼，越走越有奔头。

为了彻底根治水患对华阳地区的威胁，变水患为水利，华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一九五四年经历了五个多月的严冬苦战，修建了国民党叫喊了二十年之久并未动工的三大工程——华阳闸、杨湾闸和拦河坝。从此，放肆无羁的蛟龙被锁住了，完全听命于人民。这三大工程的兴建，不仅根治华阳的水患，而且确保了两省七县（湖北的黄梅、广济县，安徽的望江、宿松、太湖、潜山、怀宁等县）的二百多万亩农田旱涝无忧。人们编了多少美丽的颂歌，歌唱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歌唱水利带来的幸福生活。

幸福的花儿开不败，幸福的歌儿唱不完。一九五八年，华阳人民公社成立了！

公社化以后，华阳地区的面貌更加迅速的改变着。以前没有的，现在有了；以前薄弱的，现在发展壮大。人民发出誓言，没有的要有，有的要更多更好！

首先，掀起了一个夺取高额丰产运动，皮棉由解放前的亩产二十多斤，增至一九五七年的八十斤，又提高到一百一十多斤。而荣获国务院奖状、杨湾管理区的卫星棉田，一九五九年单产皮棉高达三百余斤。粮食亦由缺粮区变为余粮社。每逢金黄的秋天，雪白的棉海和金色的稻浪相辉映，光彩夺目，延绵不断。

收获了，田里、公路旁、碼頭上，到处都是粮堆和棉堆，爭售余粮和爱国粮的农民挤滿了收購站。公路上車声、人声、欢笑声，在空气中震蕩。

在夺取高产的同时，人們又向荒洲湖地要粮。公社党委組織社員向几个荒湖进军，筑圩排水，拓垦生荒。金盆湖一万多亩面积，以往仅杂乱地长些藕菱小草，經過一九五九年冬天三个月的苦战，現在已变成了一整片适合于机耕的良田。富有經驗的老农捧着烏金似的肥土說：“这是金子啊！这土地种上五年也不用撒上一罐粪！……”今年春天，一万亩良田全部插上稻秧，到了秋天，又有誰能預計这肥沃的土地在勤劳的人民手中将产生出什么样的奇迹呢！

华阳人民公社的机械化也随着大跃进而突飞猛进。你从望（江）华（阳）公路北行半里，轟鳴的机器声便吸引着你。这时，你可以看到巨型的联合收割机、新式的拖拉机停放在一排新建的厂房前，这儿就是公社机耕站。一九五七年，华阳区有了最早的两部拖拉机，到了公社化后，迅速发展到了十五台拖拉机，一台联合收割机、两台脱谷机、十六部割草机、十二部选种机、六部播种机，并兴建了两座大型的机械排灌站。公社化后社办工业也飞速发展，社办工厂如雨后春笋，蓬勃兴建，現在全社已有大小工厂二百四十五个，可以制造裝載数吨的大拖車、噴霧器、簡易車床……自制的三齿耘鋤还在印度德里的国际展覽会上展出过。

在多种經濟綜合发展中，漁业获得了空前大发展。沿江滿湖飄蕩着欢乐动人的漁歌，真是一船白金一船歌。現在公社拥有一个年产三亿多万尾的魚苗养殖场。每年春天，来自各地的採購

者云集华阳，爭購华阳培育的肥壯的魚苗。至于家禽牲畜則更多。养蜂事业也得到了大大发展。

随着生产的发展，华阳人民的文化生活和福利事业也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提高。公社除有医院、劇場、电影队、文化館、广播站以外，还有普通中学一所；小学教育的发展，已經达到了所有学龄儿童全部入学的水平。公社的医疗网已初步建立，有医院、血防站、妇产院五十九所。长期蔓延的血吸虫病也根除。人們說这是党带来的幸福！

公共食堂和托儿組也普遍建立，并經過几年来的整頓，日益巩固，不但大大地解放了妇女劳动力，而且以食堂为中心，組織了社員的福利生活。

我們簡單的介紹就到这里为止，下面的一些篇章能帮助你了解华阳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是怎样为建立自己的幸福生活而斗争的；也能帮助你了解到华阳人民正高举总路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向着更美好的前程奋勇前进！

怒打美国兵

清末年間，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当时荒蕪的華陽地区也不能逃过帝国主义侵略的魔掌。但是，英勇的華陽人民，自发地組織了反抗斗争，斬断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保卫了家园。直到今天，華陽地区还流传着許多祖輩对敌斗争的故事。

当年，華陽还是原始的洲地。遍野蘆葦，杂草丛生，沒有树木，更沒有庄稼，只有成群的獐鷃野兔出沒。就在这荒涼的蘆葦深处，有一个十几戶的四号村。这十几戶人家，原都在怀宁、东流等县居住。在滿清政府和土豪劣紳的残酷压榨下，他們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家园，被迫背离故乡，来到这里，用勤劳的双手，在茫茫如海的荒原中，砍掉了蘆葦，开垦出了小片荒地，种些杂粮，修盖簡陋的小茅棚，并在江边捕魚为业，过着清貧的生活。当他們看到荒地上第一次长出了庄稼——菜豆，他們打心眼里快活，以为可以从此摆脱封建統治的剝削，安乐的日子就要到来了。可是残酷的现实打破了他們的幻想。

就在一九〇五年九月，正值秋收季节里，一艘美国洋船在这里停泊了。八九个美国鬼子兵背着洋枪，象恶狼一样闖进了四号村。

正忙着打場的百姓，一看到几个个子高、黃毛皮、紅脸上搽

着个鹰钩鼻子的鬼子兵，都丢下农具，扶老携幼，匆匆地往村前蘆林里奔去。鬼子呢，就象贪婪的野狗，在村前屋后捉鸡打狗，搶夺掠劫，胡作非为。

敌人越来越疯狂了，一个高个子鬼子兵，在撵一头猪撵不到时，气急败坏地朝没跑掉的馮奶奶“嘭通”就是一枪；馮奶奶应声倒下，鮮血从她的胸口涌出，染紅了这片和平的土地。藏在蘆林里的人们，看到敌人这样惨无人性，再也忍受不住，就象燃着了线的炸药怒吼起来：“大家快来呀！鬼子打死人啦！”顿时人们从蘆林中、荒草里冲出来，把鬼子团团围住。血气方刚的曹金九一个箭步上前，把那杀人凶手打得嘴啃泥，夺下鬼子的洋枪，怒视着敌人。这时，程朝必赶上来，捞起扬叉把那家伙的脖子牢牢地卡在地上，就象逮死鳖。一刹时，这个猖狂的畜生在中国人民的手下再也不威风了，他乖乖地躺在地上，只是“啊哈哈，啊哈哈”地喊爹叫娘。另外八个鬼子也吓得魂不附体，夹着尾巴朝船上没命地逃去了。

曹金九和程朝必看到鬼子都吓溜了，便拖起这家伙，进了蘆林。其余的人，扶起馮奶奶回村去了。大伙儿知道敌人不会甘休。曹金九说：“大伙不要怕，只要我們胆壮心齐，几个小鬼子也不敢动我們一根毫毛。现在赶快行动，每人穿上草蓑衣，戴上草蓑帽，装他一个‘茅草神兵’，权作退兵之計。”全村人齐心协力，不出一会工夫，一支“茅草神兵”就组成了。他们手执扬叉、大锹、斧头、木棍，严阵以待鬼子的再度侵犯。

不出所料，一会儿，三四十个鬼子又冲向四号村。没等鬼子进村，只听曹金九一声吼道：“杀啦！活捉鬼子兵啊！”随着吼声，

隱蔽在蘆林里的穿蓑衣戴蓑帽的“神兵”奇勇而出，真是“刀槍”林立，草木皆兵；鬼子見百姓來勢凶猛，無心戀戰，一個個吓得呼天喚地，屁滾尿流抱頭逃竄了。

鬼子吃了一場敗仗倒還事小，可是丟掉一個人回去怎麼向上司交差？如果再打吧，實在有些怕這支“神兵”，於是只好連夜把船開到安慶府，找道台去了！

當時安慶道台姓馮，這家伙平時也吆三喝四，神氣活現，可是見了洋人就象老鼠見貓一樣，身上骨頭都軟了，一聽鬼子頭目說自己管轄的百姓逮去了一個美國兵，不覺大發雷霆：“這還了得！聖上早已講了，誰犯洋軍，即欺君之罪！”

馮道台這席話，不但沒有討好鬼子頭目兒，相反還挨了一頓熊，鬼子趾高氣揚地說：“你是幹什麼的，管出了這樣的百姓？這事要讓聖上知道，定要殺頭的！”

“請閣下原諒，請閣下原諒。”馮道台又是打拱，又是作揖，“我馬上派三千精兵把這地方剃個地皮草光！”

鬼子頭目一聽說去打，神色一變，慌做一團，“啊哈哈，啊哈哈”地說：“千萬不能！千萬不能！‘蠻子’百姓的‘神兵’很厲害，兩根齒的凶器太怕人，不能硬干。要跟他們好好講，交出人來就算了。”

“是是，照閣下尊意辦！照尊意辦！”

“哼！好！請你明天親自前去。”鬼子頭目得寸進尺了。

馮道台件件依從：“是是，照閣下尊意辦！”

馮道台只得跟美國鬼子洋船到四號村來了。隨船還帶來一担洋錢，準備道台求情不行，就用錢贖回洋人。

再說曹金九領着四号村群众，把个俘虏綁进屋里，又連夜商議对策。曹金九站在屋子中央，握紧拳头說：“鬼子有人在我們手里，諒他不敢来硬的，大伙放心，到时見机行事。”第二天，一陣刺耳的汽笛声传来，四号村的群众知道准又是鬼子来了。曹金九招呼大伙检查武器，准备迎战。說时，只見一队人馬威风凜凜，前呼后拥，来到村上。

曹金九站在陣前，一見来的不是洋人却是清兵，不觉一怔，他轉身回視大伙，定了定神說：“大概来个先軟后硬。不管怎样，四号村人不好欺負，不償人命，別想把人領回去。大伙別动，由我回話，随我行事。”

馮道台一进村，劈头就問：“你們的‘神兵’在嗎？”

“本地都是从事种地的良民，沒有‘神兵’。”金九高声回道。

“沒有‘神兵’那就好，那就好。”馮道台轉忧为喜了，“你們昨天捉的洋人还在嗎？”

“洋人开枪伤人，被我們杀掉了！”曹金九干脆地回答。

“啊！杀……掉……了！”

“杀掉了！”

“来人，快带凶手！”

“且慢！”曹金九舞起揚叉拨开对方的大刀，逼上一步問道：“要是沒杀掉，又将怎样？”

“沒杀？那就好办，那就好办，快交出来吧。”馮道台喜形于色地說道。

“那可沒有那样容易！……杀人償命，此乃国法，諒大人不是不知！”曹金九将揚叉往地上一插，拍着胸膛。道台被逼問得

张口结舌，无言以答；群众扬起武器，高声斥问：“洋人为何无故杀人？”

“休得无礼！在道台面前还敢强嘴。快交人！”道台的随从打断了曹金九的话。

曹金九怒气冲天，厉声问道：“洋人打伤了百姓，你们官府不找他，反而帮洋人讲话，这是什么道理？”

馮道台慌做一团，脸上汗水直滴，指手划脚指挥随从上前捉拿曹金九；群众蜂拥而上，把道台围住，两方相持不下。正在这时，美国鬼子头目从船上传来了口信：“限一小时之内，交出人来，否则带走道台！”这下把个馮道台搞得就象丧家之狗，可怜地哀求道：“快交人，快交人，有什么条件只管说来。”

曹金九见他这副丑相，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他肚里一估量，如果不交出来，这对本村是不利的；再说留下这东西也是个废物。于是说道：“交人可以，但是我们要求鬼子头目亲自把抢去的東西送来，还不许他带枪来。”

馮道台强压着心中怒火，欲杀不得；又怕万一把事情搞僵了，便只得依从，差随从回船转告了。一会，鬼子头目真的就象龟孙子一样，跟通事（翻译）一道，赤手空拳来了，另外三个鬼子驮着抢去的東西跟在他后面。

曹金九看了这家伙已进入村中，一声呼唤：“来人，把这家伙捆起来！”

我们的“神兵”一齐出动了，把敌人围得水泄不通。洋鬼子一见势头不妙，扑通扑通往下直跪；馮道台不觉着了慌，忘记了喝退百姓，只怕冒犯洋人不得了，陪礼要紧，也扑通一下与洋